全媒体时代的文艺与文艺教育

□秦凤珍 何志均

信息传播方式的演进、传媒的转型深刻影响着文艺和审美形态的变化。随着人类步入网络传播时代，电子传媒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也明显增强。方兴未艾的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使文艺、审美与Internet的数字化之网链接到了一起，由此，数字媒介全面渗入文艺和审美领域，它提供了全新的文艺交流模式，深刻改变着世人的文化理想、文艺观念和文艺接受方式。在信息传媒的驱使下，新媒体文艺层现错出：无需笔墨的数字绘画，声画文情并茂的多媒体超文本、实时沉浸且动态交互的网络游戏……而网络文学、手机短信、博客书写、超文本小说、DV短片等早已成了当代人文化生活中的新宠。在传统社会中为精英垄断，局限在文人士大夫圈子里，与普通百姓隔离的文艺日益“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传媒促成了一个文化大普及、大传播的平面文化的时代。网络书写和手机阅读正推动着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时代的到来。如果说传统的文艺教育面对的是纸质文本、深度文化、美文艺和物理时空的审美世界，那么今天的文艺教育面对的则更多的是数字化生存、超文本、多媒体文艺和娱乐文化。大量的新媒体文艺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毕竟有着显著的不同，尤其是在价值取向、审美理想、文体惯例上明显异趣，它们在培育一种与长期以来的文字阅读影响下形成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不同的信息感知、处理和理解世界的新范式。而我们长期以来建构的文艺话语体系和教育理念更多地立足于传统文艺实践，形成于纸质文学时代，简单地用体现着纸质文学、精英文艺审美取向、文艺观念的现成文艺教育理论来分析新媒体文艺显然会有力不从心之感。虚拟性和实时交互性是数字化时代新媒体文艺的基本特点。例如，基于超文本电子互动程序、DirectX特效、人物建模技术、视听觉仿真和纯3D画面，电子游戏获得了逼真的“模拟合成环境”，这种虚拟现实使人沉浸其中，不仅能获得真切的现场体验，而且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直接参与到作品的情节营构中。这与传统的“置身其外”的文艺接受显然大为不同。而如果我们固守传统精英主义的文艺信条，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势必会使当代文艺教育无视丰富驳杂的新的文艺资源，失却锐气和锋芒，难以针对时代文化生活提出的新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恰切有力的调整和改进传统的文艺教育。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立足新媒体时代的文艺实践，建构具有新气象的、能有效应对当前文艺新状况的新型文艺教育理念，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艺教育程式。也只有当文艺教育能够随着对象、时代语境、文化心理、审美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自身，实现自身的升级换代时，它才能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

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大众传媒已逐渐形成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格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电子传媒的普及不仅使新兴的网络传播和手机通讯异军突起，而且为传统的报纸、刊物、书籍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机遇，使历史上历时出现的众多媒体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现代改造，促成了互补互生、多元共存的传媒形态格局。“全媒体”格局极大拓展了传统文艺的生存空间。例如，网络超文本、DV短片、交互电视、赛博戏剧、广播小说、文学光盘、电视散文、文学网站等的出现为传统文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支撑点、生长点，文学通过与新的媒介载体、新的表现技艺的结合，生发出了以往不为人们所了解的无限的潜力，显示出了文学发展的种种新的可能。同时，这种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格局使文艺信息能快捷地进行跨域流动和跨媒体运行，为人们的文艺接受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多种可能。文学存在的媒介分立格局正日益为文学的跨媒体传播、媒介融合集成的“全媒体”格局取代。如果说以往的文艺教育面对的是媒体分立的文艺格局，习惯了接受纸质媒体的文艺文本，虽然影视教育、戏剧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长期以来也一直兴旺发达，但各领域、各门类的相互分隔，泾渭分明。与此相应，各门类、各领域的文艺教育也各自为政、分庭抗礼。那么全媒体时代的文艺教育则应该具有全局意识，通盘考虑各种文艺门类的联通互动，充分正视文艺跨媒体传播运营的客观现实，拓展视野，开阔胸襟，高瞻远瞩，积极改进文艺教育的观念、范畴、言说方式、眼光、角度和视野，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完善知识储备，促进文艺教育与当代文艺现实的密切结合。

人们对新媒体文艺、新的审美现象所保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也阻碍着文艺教育直面文艺现实。传统文艺功能单一，生存环境相对单纯，远离商业和广告，很少商业化的运作，追求一种静观、虚静的审美情趣，或精神陶冶、社会教化的文艺效果。而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面对创意产业潮流、数字化生存状况，文艺与商业、利润、市场日益盘根错节，文艺与传媒的炒作、策划、包装，与资本运营、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息息相关，读图、读屏蔚为潮流，文字思维与图像思维、影音思维碰撞融会。无视文艺生态的新变化、文艺生活的新特点，文艺教育势必显得迂腐、老套，失却应有的锋芒和敏锐。

同时，当代文艺也并没有因为大众传媒的兴盛、网络传播的蛛网蔓延而全部平面化、平庸化。相反，当代文艺呈现出了多元共生、立体伸展的格局，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文艺、崇扬精神性的纯文学、为市民青睐的大众文化、能够给演艺机构带来滚滚财源的商业文艺一起葳蕤，相互影响。文艺的百花园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今天的文艺教育只有充分认识当代文艺发展的多元共生状况，对当代文艺交织缠绕的复杂关系有深入理解才可能切中文艺发展的命脉，因势利导，发挥教育的建设性功能，使文艺教育具有时代气息，得到不断推进。相反，如果我们的文艺教育充满偏见，抱残守缺，视野狭隘，孤陋寡闻，对当代文艺状况所知甚少，仅仅站在自己庭院一隅，囿于僵化的思维，对当代文艺横加批判，势必使文艺教育视野狭隘、固守古典，成为多余的孤芳自赏。

在今天的文艺教育中，还应处理好文艺的新景观和老传统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读屏文化、读图文化更为感性、平易，更容易为大众接受，客观上利于文化的普及，有助于促成审美和艺术的共享，显示了草根文化、民主参与型文化的新征候。新媒体文艺以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传播技术、数码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技术支撑，具有着鲜明的高科技色质，与传统的诗文迥乎不同。但另一方面，人类早期生活中产生的舞蹈、神话、歌谣和古代社会中长期兴盛的诗歌、戏剧、曲艺，现代以来异军突起的小说、影视，乃至当代方兴未艾的电子游戏、DV短片、博客、播客、手机短信等无疑都有着割不断的“家族相似性”，显示出了人类文艺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在影视剧、电子游戏的内里，显然不难发现古代戏剧、舞蹈的古老基因，而电视散文、网络文学、手机短信则堪称是文学在电子传媒和数字技术时代的变体，它们拥有许多传统文学没有的新特点，但并没有改变文学的天性。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读屏”时代，文学的边缘化毋庸讳避，昔日为文学主宰的文艺蛋糕正在被影视剧、网络DV、电子游戏、选秀节目、街舞等无情分割。文学的严重边缘化虽使文学退居二线，但文学的深层影响依然不容忽视，文学所昭显的诗性情怀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依然不可舍弃。高科技时代、工具理性、量化管理的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高情感的文艺作为润滑剂、清毒剂，软化冷冰冰的科技“血管”，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需要诗性的文学艺术为疲于奔命的现代人解压，远离大地和自然的“蜗居”人生需要纯美的文学为人的心灵世界滋养一片绿洲。因此，当代文艺发展必须处理好新潮与传统的关系，处理好新媒体与老追求的关系。在为新媒体文艺称奇叫好的同时，也更应关注它是否做到了将高科技与文学精神、审美情怀、人生关怀有机结合。防止盲目趋新，“娱乐至死”。当代文艺教育也要克服传统与时尚势不两立的成见，防止文艺教育中传统与新潮的断裂。

大众传媒的狂轰滥炸，赛博空间信息垃圾的充斥，丰富驳杂、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的涌荡也对文艺生态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当代文艺教育还应站在时代文化的潮头，挥舞文化批判的旗帜，激浊扬清，因势利导，不断优化人类的精神家园。

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15)

网络文学的影响

□欧阳友权

谈到今日的中国文学，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传统书写印刷的纯文学与网络文学在文化市场上日益凸显的鲜明反差：一边呈“和者盖寡”的低靡态势，人们以“边缘化”论之；一边则以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不断壮大阵营，成为文坛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前几年有学者将汉语文学态势形容为“三分天下”的格局，即以期刊阵地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学、以纸媒出版为标志的图书市场文学和以数字化传媒为载体的网络文学。互联网媒体的强势覆盖，使得网络文学不仅在数量上占据文学千年帝国的大半壁江山，还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畅销书的新宠。这个从技术的丛林中成长起来的“野路子”文学，不经意间成了文学落寞时代的弄潮儿，正是它的风生水起，打造了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冰火两重天”的新格局。

近几年网络文学的火爆已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第27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较上一年增加了7330万人，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手机网民3.03亿，占网民总数的66.2%。网络文学用户达1.95亿人，比2009年增长19.9%。据了解，全世界汉语文学网站有超过4000家，而国内汉语原创文学网站也已超过500家。一个大型文学网站一天收录的各类原创作品可达数百乃至数千篇。据盛大文学总裁吴文辉介绍，目前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每天有超过3亿的PV流量、1千万的用户访问量和3400万字以上的作品更新，有一大批高产写手不断上传20多种风格类型各异的作品，积累有超过25万部的原创文学作品，总量超过120亿字。另一大型文学网站“晋江原创网”的简介上写着：“网站拥有注册作者26万名，超过30万部线上作品，平均每2分钟有一篇新文章发表，每10秒有一个新章节更新，每2秒有一个新评论产生”。另一网站“幻剑书盟”宣称，他们拥有注册会员200万人，驻站原创写手1万多名，收藏原创之作2万多部，有400部原创小说周点击率在万次以上，日访问量保持在2000万左右。老牌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每天能收到近5000篇投稿，创办12年来已收藏有140万部以上的原创作品。女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拥有240万注册用户，拥有长、短篇原创作品总量超过192万部(篇)，日浏览量最高超过5600万次……如此浩瀚的作品产量，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和写手阵容，它们对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对当代文坛格局的整饬，对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影响，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应该在“人文生态的历史性转型”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更高层面上来把握其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反观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其境况则大有不同。据悉，以作协会员为标志，我国专业作家队伍几代同堂，阵容整齐，中国作协麾下有专业作家逾8千人，加上各省市和行业作协会员总数约有5万，这样的作家队伍规模并不算小，但与网络文学超过5千万的庞大写手群体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人统计，仅起点、晋江、红袖添香、榕树下四个网站的签约写手就已超过70万人。这些年来，传统文学创作的作品并不少，除诗歌创作依然有些寥落外，小说和影视剧本创作都呈逐年攀升之势，2009年我国出版长篇小说超过3千部，2010年已接近4千部(其中最畅销的一部分是下载出版的网络小说)，这个数量已经超过“文革”前17年出版长篇小说的总和，以专业作家为主体的创作队伍、以文学期刊为主阵地的发表平台、以作协文联为组织架构的传统文学体制，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的时代，虽然仍被尊为主流和主体，但已开始失去独尊的地位，曾经拥有的荣宠身份和感召力出现弱化，同时失去的还有昔日垄断性的读者市场。

这种状况不禁令人质疑：市场经济兴起以后，文学不是被边缘化了吗，为什么网络文学却能够红红火火？不是有抱怨说，今日的大众不再关注文学，不愿阅读作品，“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吗，为什么网络作品却是读者云集，热潮不退，动辄点击量数以万计，以至于传统的出版业和影视剧不得不在网络上去寻找原创作品的优质资源？为什么素以“贵族意识”和“圈子心态”自矜的某些作家在13亿人口的读者市场却找不到自己的读者，遭遇到冷眼秋风，其作品少有问津甚至门可罗雀，而“光着脚丫子撒腿奔跑”(痞子蔡语)的网络写手却能“跑”出一片勃勃绿野，把1.95亿国人的眼球重新拉回到文学的营垒中来呢？看来，困扰文学繁荣发展难题的关键不在“文学”，而在“什么样的文学”；需要追问和反思的不是“文学被边缘化”，而是“哪些文学被边缘化”，这才是时下文学格局中“冰火两重天”需要廓清的症结。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艺术审美资质和文学经典传承的意义上，今日的网络文学还不足以与传统文学相媲美、相抗衡，在历经一代代薪火相传、千百年经验积累的传统文学眼里，网络文学还很不成熟，甚至毛病多多，这一点无论是传统作家、批评家还是网络写手、文学网民都不会否认的。问题只在于，两种文学在读者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落差说明了什么呢？这里可能要从网络传媒和传统文学两方面去思考其深层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与第四媒体的技术推力和文化特征直接相关。网络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公共平台，拆卸了文学作品发表和阅读的门槛，激发了大众参与“新民间文学”的热情，让底层民众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开放的文化话语权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人人都能当作家”的梦想在数字技术支撑的网络空间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于是，这里云集了自有文学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写作群落、作品数量和读者群体，一个知识化的“新民间”大众，一个批量生产、良莠不齐的文学“大跃进”运动，连同底层民众的“草根情怀”一道涌进了这个兼容并蓄、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创造了数字传媒时代文学狂欢的新神话。我们看到，网络文学的民间化把文学女神从神坛拉回凡尘，网络创作的青春化赋予它无穷的活力与魅力，网络阅读的公众化使类型小说风靡各大文学网站，而网络文学的商业化则极大刺激了文化资本的深度介入，这些恰恰都是传统的文学体制所不能充分具备的基本条件。尽管时下的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总体质量不高，但正如作家陈村所言，许多作品之所以不是好作品，其实不在于它是否有网络的特征，而是缺乏文学的因素，他说：“文学有关人的心灵，从来可以由各个道口进入……许许多多的人在文学中积极参与并有所获得，难道不是又一层十分伟大的意义吗？”(见陈村为“网络之星丛书”所作的序，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与网络文学的兴盛相比，传统文学的低谷与疲软也并不仅仅源于它纸介印刷的媒介载体的局限，甚至将其归结为数字新媒体霸权的挤压也都是皮相之论。事实上在互联网还未在我国大范围普及、汉语网络文学尚未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我们的文学就已经开始显露出退缩的态势。这里除旧有文学体制、文学存在方式的束缚外，其深层原因还是应该从文学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创作者的人文立场去寻找。在当今时代，消费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及文化资本运作的市场取向，遮蔽了栖居于精神世界的文学旗语，钝化了文学批判的锋芒，弱化了文学的人文魅力，造成了文学的价值失范和走势滑坡，以及文学与时代精神的疏离和文学底色上“人民性”观念的淡化。当文学生态已经改变，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和传媒载体失去竞争优势时，文学靠什么生存？波谷中的文学怎样才能找回艺术自信并重新赢得历史的尊重？需要守正的观念立场是：文艺作品要得到大众的关注和喜爱，必须从情感上贴近生活，体察底层诉求，关注社稷民生，用敏感的默契表达历史的脉动。如果你的创作远离现实和人民，必将导致创作无根，成为自说自话的小把戏；如果你的心里对人民的生活失去关注的热情和施以援手的责任，对社会现实丧失评判的能力，其作品就很难成为人文理性的艺术表达或沉雄悲壮的社会忧思，你的作品必将失去对人民大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要想赢得历史的尊重，就必须表达真诚而拒绝平庸、低俗和堕落；创作要吸引受众，就必须秉持一份千秋情怀和底层悲悯；创作者要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与拥戴，就必须让作品走进大众心灵，承担起应有的艺术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解决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势态格局的“冰火落差”，首先需要强健文学精神以实现价值重建，并在这个基础上让两者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这样才可能消除落差，共同缔造新的传媒语境中的文学繁荣。

洞察

综述

鲁迅研究学人与中学语文界

□罗维斯

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每次调整都能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关于鲁迅作品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问题也是一直争论不断。去年秋季学期，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对收录的鲁迅作品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各大媒体随即对此发表专题评论，各界人士也纷纷以多种形式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有的媒体甚至以“鲁迅作品大撤退”为题渲染事件的严重程度。对于中学生而言，鲁迅作品是否艰涩难懂到不适合中学生阅读学习？对中学语文教师而言，鲁迅作品又是否存在无法克服的教学困境？而部分学者对于中学教材删减鲁迅作品的种种忧虑又是否多余？在这些众说纷纭的问题面前，四川省鲁迅研究会联合川渝地区几所中学的语文教师一起，就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李怡认为，鲁迅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在今天的时代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既是教育的问题，又超出了教育界的范围。这是涉及整个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重大话题。鲁迅研究界的学人和教育界第一线的教师，都有义务也有必要来回应这个问题。鲁迅研究界的学人和教育界的一线教师之间脱离，以及现实和传媒之间的隔膜，也使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基础教育中鲁迅作品教学的真实状况。与会的中学教师结合教学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和大学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西南交大附中的徐葵老师指出，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总是将字、词、句分类阐释，致使文章支离破碎，极大地干扰了学生对作品的感悟。其实，并不是鲁迅与我们之间有隔膜，而是教学方式不得当。此外，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不单是要教给学生阅读、理解文章的能力，而是要从思想上引导他们。鲁迅的文章恰恰是能在思想上给学生以引导和启示的。成都树德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杨小泉认为，当前入选中学教材的鲁迅作品每一篇都堪称经典，而造成教师和学生对鲁迅作品感到隔膜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解读方式过于偏向政治性。且部分教师对鲁迅作品接触较少，在解读时往往使用僵化空洞的概念，所以影响了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接受。针对鲁迅作品难读难教的说法，西南大学附中语文高级教师张爱明认为，只要能够找准切入点，拓展作品背景，丰富授课内容，就能够将鲁迅作品讲得很成功，也很亲切。同时他也提到，目前许多中学语文教师对于教参有过分的依赖，但教参的编写者对于学术界的鲁迅研究新成果毫无所知，有的甚至忽略鲁迅作品文本，单单从自己想象出发解读鲁迅。另外，张老师还对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的具体增删篇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参会的大学学者唐小林指出，学界已经较为成功地将鲁迅纳入现代框架中进行阐释。然而，鲁迅阐释的当代转换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如果不把对鲁迅的阐释成功纳入到现在的语文教育机制里，鲁迅作品就很难在培养下一代的工作中发挥较好的作用。黄曙光则从改革教学形式的角度出发，建议应将中学和大学对鲁迅的不同接受方式和塑造方式进行交流、邀请中学语文教师到大学给大学生讲鲁迅，而大学教师也应走入中学鲁迅教学的课堂，从而为鲁迅的教学带来新的感受。

来自教材编写者的顾之川书面谈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取标准。较之以往突出强调鲁迅的“革命家”形象而言，目前的教材选编更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学生是否喜欢读等因素。同时，此次新课程的另一重要变化就是更为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和《呐喊》就被列为初中、高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目，并在教科书中专门做了导读。而媒体关于鲁迅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减少的报道是不符合实际的。2010年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鲁迅作品从数量上而言，如果算上选修课，在教材中的比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增多了。

鲁迅博物馆王德厚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现在有许多版本的中学教材，各自处理不一，如江苏版本就增加了鲁迅作品。所以，对于鲁迅作品的增删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人教版的处理方式是有导向性的，值得注意。另外，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多停留在媒体和高等教育界的学者，恰恰缺少来自中学一线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孙郁则强调了在中学语文教育中，要全面了解鲁迅语境的复杂性，把鲁迅作品中的语言放到特定的环境中来说。他也指出，我们现在对鲁迅的解读往往用的是奴隶的语言和本质化的方式。这恰恰是鲁迅先生所反对的。我们应当为学生们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同时，他也指出，大学学者中应该有一批人到中学去了解情况，与中学教师互动，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钱理群指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互动，是“五四”以来形成的传统。很多著名学者，最初都是中学教师。这种交流和沟通的益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学学者到中学进行一些讲授，能够使中学生提前进入到大学生的状态中，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起到一些衔接作用。其次，大学教授也能够在中学生中发现一些人才。对于中学生而言，能较早接触到一些优秀的大学教授，可能会对他们一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大学学者参与到中学教学工作中，也是对中学老师一种很好的培养，而大学教授也可以从中学老师那里有所收获。王富仁则说，此次争论反映出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演变。中学语文中关于鲁迅作品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鲁迅作品难不难，学生喜欢不喜欢鲁迅作品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学和怎么教的问题。

读者评论

不耐看的《国际大营救》

近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34集连续剧《国际大营救》，是一部好看却不耐看的作品。说它好看，是故事编织得很紧凑，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悬念不断，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说它不耐看，是若干地方经不住推敲，纯属胡编乱造。在抗日战争中，美国空军飞虎队为中国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客观事实。中国军民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美国飞行员，也是客观事实。把抢救飞行员改为抢救副司令员也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是，是不是像剧中所反映的这么复杂和惊心动魄，却令人十分怀疑。比如，德国党卫军的战场当时在苏联，却竟然也来到中缅边境抢卡恩，企图把卡恩带到柏林；再如，日本鬼子“狼窝”监狱长荒川，是个杀害中国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竟然要把卡恩带到泰国以换取巨款去过平静生活；还有，野象队李副官为给队长报仇而私闯敌营，日本间谍纳美居然在13岁时就被派到中缅边境打入游击队内部……这些都是不可能不可信的。如果没有党卫军的插入，没有荒川企图逃到泰国的情节，没有李副官的冒险，纳美不是隐藏在游击队8年之久，本片不会拉到34集这么长，而且会让人更相信其真实性，效果当然会更好。故事片需要编剧的非凡想象力，非凡的想象力令人敬佩，但完全脱离历史背景去虚构，把黑板说成白板，则会成为“画蛇添足”，给作品带来不良影响，甚至适得其反，不值得提倡。

郭明进(云南)

古诗中的劳动

唐代诗人李绅把劳动者的勤苦写到了极致，他的《悯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全诗生动刻画了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在田里劳作的情景。明代冯梦龙有诗云：“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告诉人们所有的富贵荣华，无不是从艰苦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刘禹锡的“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郑遨的“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唐太宗李世民这样教育太子：“朕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朕一衣，则思纺织之辛苦。”生命因劳动而美丽，美丽因勤劳而精彩。宋代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如此描述农民通宵打稻的情景：“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写出了农民收获的欢乐和劳动的愉快。而他在自己的另一首同题诗里有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又把那种男耘田，女织麻，孩童也学种瓜等几幅饶有意趣的农家生产小景描绘得淋漓尽致。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是一首正面描写和歌颂冶炼工人的诗歌，在我国古典诗歌中较为罕见。白居易的《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描写了妇女领着小孩往田里去，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送饭送水的情景。劳动，是人类永远的主题，美好的生活需要双手来创造。在古代，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节日庆祝劳动，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劳动以及生活的热爱之情。而今，我们从那千年的古韵里，依然能够读出勤劳质朴的人们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韦良秀(山东)

读书的重要性

凡是崇尚读书的民族，大多是生命力顽强的民族。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族，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以色列的人文发展指数居全世界第21位，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国家。酷爱读书使犹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国民阅读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据报道，美、英、法、日、俄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全国性的读书节。英国有一个小镇叫海伊的，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瓦伊河上，被称为“世界旧书之都”。海伊小镇用脚丈量一周，也就半小时，居民不足1500人。就是这么个小地方，书铺却有近40家，迄今已举办了17届文学节，规模、影响一届比一届大。海伊文学节以可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成为全英金牌文化旅游项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民族。只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读书人的阅读视野渐渐狭窄化了。现在的应试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学生读书的空间，除了几本干巴巴的教科书外，学生几乎不再读其他书。特别是现在“一切向钱看”和新的“读书无用论”等落后、庸俗思潮在社会上的流行和泛滥，使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全民特别是青年读书热潮逐渐冷却。读书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作为全体国民的阅读，还能够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读书能使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人民幸福、社会安康。周恩来提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至今仍然振聋发聩，苏霍姆林斯基的“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的名言仍然让人们刻骨铭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张明源(山东)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uzhelaixin@sina.com